入行論 -- 安忍品 -- 第80天

就繼續入菩薩行論。現在就是到了第六品安忍品，所以在這個裡面呢，主要是修安忍的這個，苦能夠，就是受一點苦呢，剛好是出離和解脫的因。

苦，就是習慣了，從不能接受到能夠接受，不僅能夠接受，而且轉為修行，這些上面呢，之前已經講過，今天這個部份就是

智者縱歷苦，不亂心澄明，奮戰諸煩惱，雖生多害苦。

真正的修行的智者，就是他經歷很多的苦，但是依然不會擾亂他的心。他還是會正常的行住坐臥啊，睡覺啊，這些都不會受到深層的障礙，痛苦表面上當然會一些擔心啊，就是身上的疼痛啊都會有，但是，因為明白究竟的這種實相真理，了知一切現象如夢幻泡影，如夢、如露如閃電，這類的，以這種什麼空中花、鏡中影、海市蜃樓、尋香城這種的能夠理解，現象的這種，究竟沒有實質，如幻的這種顯現。所以，他不亂他的這種澄明的心，內心深處的這種清淨沒有被打擾，乃至於經歷這種不同的中陰生死，這種激流的時候，對大的對修行者來講，能夠即刻認真心性光明，能夠安住，在此之上，然後善巧的，或是智慧地面對一切的顯現。

就是說智者，他在所謂相對現象當中，一些我們認為逆境的這些，作克服的這個過程當中，有些人會說，有些高僧大德有些也在生病啊，有些也會得嚴重的疾病啊。這些就要看是他能夠轉為修行為道用，不會變成他間接和行為的障礙的話，類似一些當中，有一些是背業，有一些是帶業，有一些就是受某一些業的果報，還是會有的。

釋迦牟尼佛過去示現頭痛，然後說這是過去的一切共業所致，所以類似的。但是這些業、煩惱是一種比較表面的，外相上面的一些，不會擾亂到他的深層的境界和修行。所以說，他們能夠恆持處於這種，就是境界上面、見解上面、歡喜心上面，能夠把持。過去有一些上師在沒有麻藥的年代裡面，出定的時候疼痛，但是入定的時候就是消減到一種最低的超度，能夠使頭痛減少，雖然會有頭痛，所以說類似的。

薩伽班智達說，智者無論再技窮絕不邁步愚者道。或者說燕子再渴不喝地上水一樣的，他不會墮落到俗道當中，他能夠怡然自得，然後去面對這些情況的出現，變化很多的這種情況。

所以說人一般而言的話，就是斷除貪瞋癡的修行，就是三主要道當中講的出離心、菩提心，和空證的智慧，然後能夠斷貪瞋癡的這種衝擊。

疾病也是，在藏醫學的這種些理論裡面也會說，疾病這些也是風膽涎，是從貪瞋癡的這種習性當中，就會容易出現這些疾病的形成的因，生活方式、飲食、喜好這些也有關係。過去的乃至於業習，這個主要是。所以說，我們普通的人在修行的時候，也要儘量試著去調伏自己的心。

所以思維什麼呢，就是說思維，忍受這些痛苦，忍受某一些不欲求，不欲得、求不得、不欲臨、怨憎恚、愛別離，這種的一些痛苦，或者是生老病死這些痛苦的時候呢，就是思維說，很好的去應對這些苦，能夠斷惑，能夠帶來安樂。所以每一個苦，內在的苦、外在的苦，都是解脫道的這種機會。或者說 修持增上生、決定勝的機會。

所以它們不是一無是處，沒有任何用，全部都是我們應該避免的，而是說遇到這些事，必有遇到的這種的因緣。再一個的來說，遇到這些因緣就看你怎麼去運用，所以變廢為寶，轉煩惱痛苦為解脫道，或者是轉苦樂，逐漸轉為解脫道。這種就是智者的行為。最主要是說這種戒定慧的修持，圓熟以後帶來的這種功德。然後另外一個偈頌是說:

然應輕彼苦，力克貪瞋敵。制惑真勇士，餘唯弒屍者。

我們應藐視這一切苦受，奮力降伏貪瞋煩惱敵，能夠制服煩惱敵才是真正的勇士，其餘世間所稱的勇士，只不過是會砍殺活動屍體的俗漢而已。

這個裡面，就是說一個勇敢的心，昨天我們都講到了，修道當中本身應該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這種勇敢的心，譬如說四弘願裡面講到的，“眾生無量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”，這些誓願都有不可思議的這種，滿懷著這種勇敢、信心，和廣大的見解，這是這種初心，不可思議的這種功德。

然後，譬如說“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意”，這些上面讀的時候也可以看，需要多大的福份，需要經歷多久的這種輪迴，才能夠遇到佛法，遇到這種解脫道，所以有這種勇敢的心去斷煩惱、利益眾生、成就無上的佛果。所以，在這個修行當中，我們想到說不是一天兩天，不是一世兩世，就是多生多劫，“百千萬劫難遭遇”，就是說這種，但是這個百千萬劫，譬如百年一餐的話，一百年吃一餐飯的話，那一餐你會非常珍惜，但這個都不是說這個，說“百千萬劫難遭遇”的時候，在這個時刻，現在就遭遇了，現在正在聽聞解脫的道，能夠接受和受持，不僅接，還持有這個法，然後而且能夠圓滿的、完整的瞭解和修持成就，佛的這種究竟的真義。那這樣子呢，就是說在這個時刻無比的這種信心、勇氣能夠增上，就是以這種的願心去做真勇士 ，而不是世間當中一般說這個英雄。

這種所謂的英雄，大多數都是傷害眾生的英雄，有些時候可能就是一段世間打下一片天地；有些時候是為誰誰報仇血恨，這種的英雄；有一些是站得住某一種的世俗道德的角度來說，對這一方面的人來講是英雄，對另外一方面的人來講是魔鬼。所以，這種的勇士跟我們所說的發了廣大的願心，度一切眾生的這些都不一樣。這些發了大願，因地的這些大修行人，他們會輕蔑這種所受到的各種這些暫時的苦，暫時的障礙，能夠遣除，能夠克服這些苦受，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真正的勇士，在這一些廣大的道路上，在願心的推動下能夠修行的人，才是突破輪迴，成就解脫的勇士，是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的勇士，這個叫真勇士。後面的這個是

苦害有諸德，厭離除驕慢，悲愍生死眾，羞惡樂行善。

 所以，這些都是讓我們好好去學修安忍、苦、能夠斷苦，斷惑，藉由安忍苦的這種經歷能夠斷除煩惱，成就解脫之力。

所以這樣子呢說到，受苦有什麼好呢？

有很多人認為白白受苦受難都是不好的。我們在佛菩薩面前祈求的，就是讓我們避免一切的痛苦，成就一切的快樂。但是在這個道路上，修道當中本身來講就是一勞永逸，輕鬆，一點苦都不能受的這種根性的人應該是少的，大多數會受一些這樣那樣煩惱的困惑、障礙的這種出現，那這樣子呢這些時候呢，一個是說受苦的功德。一個是說有些不想解脫的人產生了解脫的心。

因為受了苦，有些人說，我來世不願意再當人，不想再當天人，當然更不想墮落畜生、餓鬼、地獄道，那就是有一種厭離心，瞭解到這現象當中沒有一種安樂的地方，除非成就者以外，成就圓滿的三身，四身五智這些以外。

所以產生厭離的功德。

另外是除傲慢心。

因為人世間之間因為有很多的生活環境的差別，有很多嬌生慣養，有一些父母是高官，富裕者。這樣子的話，人是容易有傲慢心，一點點的差別，然後就會產生很大的傲慢心。但是受苦以後呢，能夠調伏這種傲慢的心。所以就是種種的傲慢，你只有觀察到輪迴的整個苦的時候，覺得這些都是錯誤的投射，沒有任何的意義。

所以，不論是說自己暫時有某一些方面的優勢，這些優勢都沒有究竟的保障，就是輪迴當中有漏的這種福善，有漏的智慧，都不夠究竟的情況下，有些人會因為學歷而驕慢，有些人為長相而驕慢，有些人因為財富而驕慢，有些人因種姓而驕慢，所以種種原因可以做一些驕慢。但是受苦的這種人，他能夠更加從更深度、更廣度，究竟的這種角度去看到，就是沒有必要，沒有意義做這些驕慢的行為和心態，只是心智不夠成熟的一種狀態。

所以之後的這個，悲憫眾生，悲憫生死眾。

只有自己得病以後，知道病人的痛苦，自己貧窮以後，受到貧困的痛苦，自己身處卑微以後知道卑微的痛苦，自己如果以某一種的方式能夠經由佛法的教導，然後觀想和體受其他各個人間以及非人的這些社會，包括下三道的眾生的痛苦。如果你自己想一想是被待宰的雞鴨魚豬這些，或者是在地獄輪迴、惡鬼當中正投入的這種狀態，不是別人，是你自己，這些時候會有一種急切的想要脫離那個狀況，想要從病痛當中康復，從監獄當中釋放，從這種貧窮當中致富，從這種愚癡當中，心能夠變的有智慧。所以類似的，就是說都想解脫。因為就是親自承受，或者是堪受某一些痛苦以後，會有這一方面的同理心，真正真正的同理心。

然後斷惡樂行善。

我們明白一切善惡都有某一種的業和因果。所以說，不樂於做惡的、以至於痛苦的事情，置自己和其他人於危險的這種事情，而是願意去行善，藉由各種痛苦的經歷，能夠更加謹慎，懂得取捨。所以這些就是說歷經某一種的痛苦，都有很大的加持，很大的幫助。人，心變得穩重，心變得成熟上面有很大的幫助。

所以最後一個偈頌。

所以說，要對痛苦修安忍。和製造痛苦的人，看起來是由誰製造的，這種的上面修安忍。這裡的原因在那裡，怎麼修安忍的這種原因，就是說瞋恨的對境，和瞋恨的對境的製造者，並沒有真正的一個究竟上面能夠抓得住的一個製造者。我們縱觀任何物質界，也是越找越找不到它的實質，找心也是如此，找這種貪瞋煩惱痛苦的這些因緣也是如此，在所以這裡面用了

不瞋膽病等，痛苦大淵藪，云何瞋有情？彼皆緣所成。

我們能夠看到各種的身的病，就因在哪裡呢？

就像我們剛才說，根據這種的傳統醫學上面說，就是風膽涎。一個是說這種調整消化，這些所謂一個是上行、下行、平住變行的這種 “風”，就是能量的推動，身體當中就是這個。然後另外一個“膽”這種就是能夠促使這些新進的食物都做消化，然後“涎”的話主要是腺素，分泌的這類的身體當中各種的體液、液體，在身體當中的這種流動。

我們生病的時候並不會特別的生膽的氣啊，膽引起的各種病症，用這種涎，身體裡面的各種分泌物，過分分泌或者是分泌量不夠，引成新起的疾病。那我們也不會對自己的這種涎很生氣，所以風也是如此。

這些身體的疾病造成如此直接和痛楚的時候，我們不會對這些因上面生氣。 眾生也是如此。

當我們這種聚集五蘊的痛苦的身體，五蘊假合的這個身體，本身是一種和合，或者就是這種的狀態，所以身體的這種功能性的和合，就本身是如此，基於這個理解，說同樣的，對有情眾生，為什麼我們會分出一部份，敵人一部份，這一部分是忽略的人，一部份是親人，這種。而不能有大悲心去同時利益他們。

我們修安忍的這個時候，這種瞋恨。就是心不定於真諦上面的瞭解，而是情緒上面，心定於情緒上面，去懷恨眾生。但是眾生也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因緣所導致: 內在的、外在的，累生累世的因緣，和現世的因緣的聚合，使他變成這一種的言行，這樣的一些因緣。 所以，他也其實是個不自主的，他也是根據各種的作行的習性的產物，習性的作用和推動下產生。

所以說，如果對風膽涎這些生病的時候，我們不找身體來生氣的話，或者是說五大來生氣，五大和合，五蘊來生這個氣，那為什麼我們要對於暫時給我們造成困擾的眾生，同眾生生那麼大得氣呢？因為他們也是這種細微因緣所產生的一個特定階段的一個相。所以，往後他也不一定成這個相，過去也不一定成這個相，但是在這一個時刻，因為種種的業和因緣的這種條件成熟，就變成這樣子。

所以我們應該也一併瞭解到，一切假合的事務沒有什麼瞋恨的地方。本身二元是一種自己也參與了這種的業的投射，所以要生自己的氣嗎？還是要生別人的氣嗎？生大家的氣嗎？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。所以應該說，在這種寂靜的智慧當中，開始講到了智者遇到很多一些苦，能夠立刻修安忍，不會攪擾他的內心的這種清淨的見解，澄明的心。

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。